

情系魏征·三十七载梦圆

——京剧电影《贞观盛事》参演感悟

■ 尚长荣

说起对魏征的“情感”，恐怕要追溯到38年前了……

那是1981年，我还在陕西省京剧院的时候，看了李民生先生写的《唐太宗与魏征》。戏中的魏玄成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：他是初唐杰出的辅弼重臣，他直言、敢谏、刚劲、执拗，对于李世民“贞观之治”的开启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。无论是历史定位还是舞台形象，这个人物都特别立体、丰满、有层次。后来，我陆续拜读了“魏大人”的《谏太宗十思疏》《十渐不克终疏》《理狱听讼疏》等文论，“求木之长者，必固其根本，欲流之远者，必浚其泉源，思国之安者，必积其德义”“有善始者实繁，能克终者盖寡”“傲不可长，欲不可纵，乐不可极，志不可满”……这些政见即使过了一千多年，也依然振聋发聩，可谓句句箴言，字字珠玑！他的思想、他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实在令我着迷、钦佩！我对魏征就一直“念念不忘”，总希望有机会能将这个形象搬上舞台。

后来，我带着《曹操与杨修》的剧本叩响了上海京剧院的门环。机缘促使，1991年我正式加盟上京，来到了上海。

1998年，为了迎接国庆50周年的到来，一次偶然的的机会，在领导们的支持和团队的助力之下，我在心里追寻了18年的魏征梦终于实现了！

舞台上，既有直言敢谏的魏征，也有贤明睿智的太宗、正直善良的皇后、刚正不阿的郑仁基、功勋卓著但享乐奢靡的国舅等主要角色，谨慎持重的裴夫人、忠心耿耿的唐公公、年轻貌美的郑月娟、苦熬深宫数十载的裴娥以及痴心一片等待爱人归来的卖炭哥这些“小人物”也都是这“大唐盛事”不可或缺“戏眼”及亮点。而舞台上，剧组的主创班底亦是干将如云、群星璀璨——编剧戴英禄、梁波、文学编辑王涌石、导演陈薪伊、主演关栋天、夏慧华、陈少云、孙正阳、萧润年、王小砖、赵群、音乐设计高一鸣、尤继舜、服装设计翁雨君等等。正是有了这台上台下同心协力

的集体智慧，方才打造出这样一部于恢弘中见剖白、于碰撞中见和谐、于浓墨重彩中见淡雅的作品。

2017得知《贞观盛事》被列为中宣部京剧电影工程第二批十部作品，且是唯一的一部新编戏，这份拍摄计划既是对它19年舞台成绩以及广泛社会影响力的肯定，也是对我30多年来看魏征、追魏征、演魏征的认可。

经过大半年的前期筹备，这部电影终于在2018年6月26日正式开拍。由滕俊杰导演，栋天、少云、慧华和润年都是舞台版的原班人马。孙正阳老师因为年龄原因无法饰演长孙无忌一角。经过多方考量，剧组邀请到了湖北的京剧名家朱世慧“空降”助阵。

魏征是在第二场“魏宅”中首次亮相。这场戏与其他场次的风格有着极大反差；金殿和国舅府是金碧辉煌、雕梁画栋、浓墨重彩；魏宅却是茅屋草舍、小河梨树，一片恬静、淡雅的简朴风格。在环境的对比和反差中，随着戏的铺陈，魏征

的情绪也在渐渐变化。

第三场魏征的戏不多，却是他智慧的集中体现。借着长孙府邸设宴，李世民到场祝贺，魏征借扇设局、以扇解局，这既是他对郑仁基心心相惜的助力，也是与长孙无忌的侧面交锋，更是与李世民心照不宣的智慧呼应，三方巧妙的角力，也将魏征的个性与魅力全面展现。

第四场是体现魏征直言敢谏的重头戏，也是与李世民正面冲突的爆发，是全剧矛盾的最高点。记得拍摄这场戏时，“谏言”一段足足拍了三遍，加上各种景别的调整，这场戏拍了很久。在现场众多工作人员与机器走位的复杂环境中，我极力抛开外界的干扰，以求一气呵成的“进谏状态”。不得不说，电影与舞台剧相比，镜头的优势这时候便凸显了出来；舞台剧碍于距离只能从宏观上展现魏征与李世民的冲突，而电影则可以在剧场看不到的微观细节中凸显人物的情感和情绪。

戏曲贵在写意，电影重在写实，戏曲电影中写意与写实的结合

一直是个无法解决的难题。为什么它们之间无法找到一个对立且统一的契合点呢？经过多部电影的拍摄，这些年我们似乎已渐渐找到了方向、方法和窍门了。

正如这出戏，“大唐盛世”的景象囿于空间限制，舞台上多有不足和遗憾，而且，太多的布景在有限的舞台也定会显得拥挤和喧宾夺主。但通过电影团队的配合，画面、场景不但可以比舞台更辉煌、更富诗意，全面展现那个时代的底色与物质的同时，也能为3D技术的运用提供更为丰富的画面素材，对“四功五法”的展示也提供了更大的平台和更多的可能性。

37年的追梦终于定格在银幕上，有幸参演、有幸塑造，这是我个人的幸运，也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幸运。这是一出以古明今、戒奢以俭的优秀舞台作品，我相信，通过扎实的后制作，它也定会成为一部优质的京剧电影，并以此向祖国的七十大庆献礼。

（作者系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）

九、区委党校培训

接下来是为期两周的培训，在培训的最后，还有三天的军训。

我、糖糖、小美和小薇组成的四人小分队形影不离，活动范围涉及衣食住行各个领域，如上学小分队、听课小分队、吃饭小分队、逛街小分队，等等，不一而足。四个姑娘像刚进大学那会儿一样，到哪儿都是扎堆儿出现，很是醒目。时间久了，同学们给我们小分队取了个外号——青领F4。

“F4，F4，flower 4，不错，很符合实际，就它了！”糖糖接受得心安理得。

“糖糖，你男朋友怎么老不来找你啊，离得这么近。”小薇有一天问。

“说他忙。”说到这个，糖糖黯然。

“就是，还老是要你打电话给他，他是男人唉！”我愤愤。

“无所谓，谁打给谁不都一样。”糖糖为他开解。

大家也就不再说什么。

培训课程有时枯燥有时有趣，一切看起来和大学时候没什么两样。唯一不同的大概就是，即使老师讲得再不符合我们的口味，也没有人逃课。

十、军训（一）

培训课程很快就结束了。接下来是军训。

曾经以为大学入学军训是人生的最后一次军训，未曾想走出象牙塔，却还要再来一次。人事局在磨炼我们意志方面还真是用心良苦啊。

当车驶进军营的时候已是暮色沉沉，下车之后，我负责清点人数，林天涯、小美和小薇负责发放这几天要用的东西，而领完东西的同志则列好队伍，等待教官分组。所有的人都迅速进入角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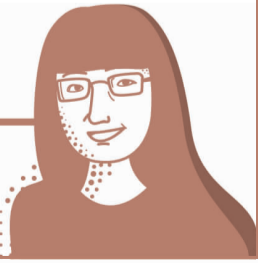
72个人被编成5个班，女生4个班，男生1个班。这个时候，男女生就显示出强烈对比，女生从数量上以压倒性优势胜过男生。而实际上，数量上的多寡也折射出了实力上的强弱。早就听说公务员队伍中女生比男生多，因为无论是笔试还是面试，女生的表现都比男生好太多。而能最终进入公务员队伍的男生，有两种人，一是人中翘楚，放哪里都会闪光的那种，一是虽混然众人，然则占了性别优势的那种。这种阴盛阳衰的局面也导致一种现象，就是但凡稍微周正一点的男同志都成了香饽饽，无论是职业发展还是个人问题上。据说，我们这群人里面就有某位后生被热心的大妈看中了要介绍对象的。当然，这是后话。

连载小说

LIAN ZAI XIAO SHUO

匆匆

■ 叶一舟



我少年时代的永嘉新村

■ 王元祚

对大多数人来说，少年的记忆，少年的生活环境，可能会影响一生，牢记一生。不管是在城市还是乡村，也不管是艰难困厄还是顺风顺水。

钱钟书先生说：人生不过是家居、出门、回家。都是耐人寻味、富有哲理的话，也蕴含着浓浓的乡愁，浓浓的人生感慨。

我的少年时代在永嘉新村度过，有六七年时间，也就是我初中、高中及支边新疆前的时光。永嘉新村在徐汇区乃至上海都是比较出名的弄堂，新式公寓房。特别是在五十年代就有管道煤气，家家有一个虽不太大但是有抽水马桶和浴缸的卫生间，这在当年是很罕见、很一般的住所。虽然我哥哥家是和宁波阿娘两家合用，但在那个年代已经属于富裕的条件了。

那里原先好像是属于交通银行员工住的房子。解放初期，哥哥原先在上海市团校，后来又调到交通大学体育系任教，专长是篮球。母亲跟着大儿子，我就随母亲住在哥嫂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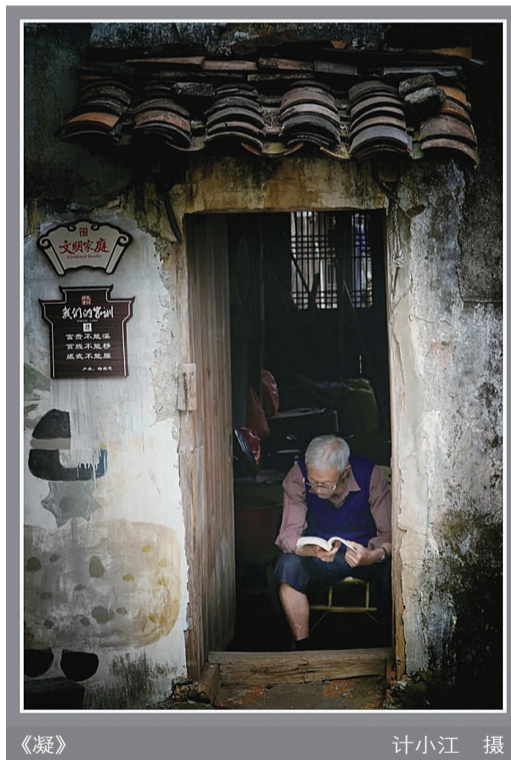
永嘉新村前门是永嘉路580弄，后门却在衡山路，西面是乌鲁木齐路，东面隔开一些房子才到岳阳路，离那座著名的普希金纪念碑不远。永嘉路上有多处名人的花园洋房别墅。我少年时代觉得永嘉新村是很大的弄堂，当时平整的水泥路面宽敞清洁，那个年代汽车很少，私家车更没有，但永嘉新村大弄堂的路有能开解放牌大卡车双向交汇的路幅。

弄内绿化也很好，杨树、梧桐等高大乔木和冬青、桂花树、黄杨等灌木错落有致，搭配得当，四季郁郁葱葱，环境清静幽雅。那时母亲帮着操持家务，哥嫂去上班，我去读书。有了侄女、侄子后，我课余还帮着母亲买菜买煤球（母亲是小脚，有时会让我帮助生个煤球炉子搭配煤气灶用）我能做的事就是抱抱孩子，倒倒垃圾。那时还没有塑料袋，都是用畚箕装满，两手捧着从弄堂最后一排房子走到弄堂大门口，才有大垃圾箱，把垃圾倒入大箱中。

我在初二时，征得哥哥同意，用他的自行车来学习踏车子，永嘉新村弄堂大，学踏自行车最理想不过，绕大弄堂转圈，摔过几次跤，不几天就学会了。假期时和年龄相仿的玩伴，奔跑追逐，玩官兵捉强盗，跑到满头大汗才算尽兴。那时在我们住的最后一排房子后面，还有一大片荒地，是小时候捉蝴蝶、捉蟋蟀的好

桂花苑

刊头书法 刘庆麟



《凝》 计小江 摄

地方。后来这片地被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围进去了。

思绪回到永嘉新村我的少年时代，弄堂大门处有一个报栏，玻璃框内每天张贴着《解放日报》等报纸，我每次走过常常会停下脚步，看一阵报纸。记得有一回看报太专心，时间久了，手中捏的两角钱要我去买东西的，什么时候掉了也不知道。当然回去要受母亲的责怪，不过我从小喜爱看读书报的习惯也从那时养成。

童年少年时代的记忆，既清晰而又渐渐淡忘模糊，而随着年纪愈大，这种乡愁的情结却愈发强烈，愈加挥之不去。

永嘉新村留下我少年的快乐和忧伤，憧憬和迷茫，我从那里支边到了新疆十九年。